

TUDORS
都铎王朝系列



另一个女王

[英] 菲利帕·格里高利 / 著
陈言圆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Philippa Gregory
THE **Other**
Queen

— The —
OTHER
QUEEN

另一个女王



11 - 2 6

THE OTHER QUEEN by PHILIPPA GREGORY

Copyright:© 2008 BY PHILIPPA GREGOR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and White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Chongqing Tianjian Cartoon & Animated Pictur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2)第 17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个女王 / (英) 菲利普·格里高利著;

陈言圆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1

书名原文: The other queen

ISBN 978-7-229-07215-5



I. ①另 II. ①菲...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616 号

另一个女王

The Other Queen

(英) 菲利普·格里高利 著 陈言圆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邹禾 骆思源 肖飒

责任校对: 李小君

装帧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2.5 字数: 250 千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72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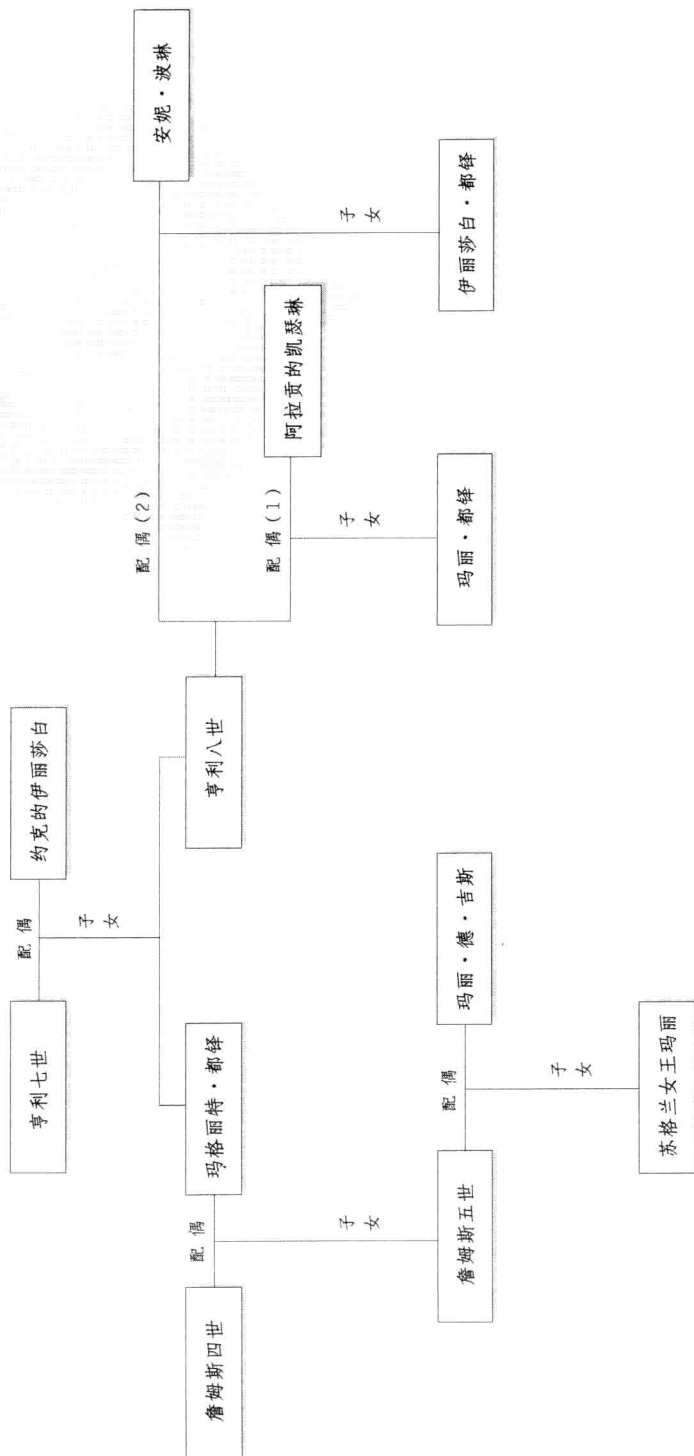
定价: 44.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
安东尼

另一个女王人物关系简表



1568 年秋

贝丝 于德比郡 查茨沃斯庄园

每个女人都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一个体面的丈夫，因为在她的一生中，丈夫就如房子的前门一样显眼，代表着她的一切。她如果嫁给了一个败家子，邻居们会对她避而远之，因为没人想和一个又穷又寒酸的女人打交道；但如果嫁给了一位公爵，她就是公爵夫人了，每个人都会想和她交朋友。她可能是虔诚的，有修养的，诙谐、精明而美丽的，但是，如果她嫁给了个蠢人，“那个可怜的蠢太太”的称号将和她如影随形，直到死为止。

对于我的前三任丈夫，我可一直是心存感激的，如果没有他们作垫脚石，让我的身价步步高升，我也不会遇到现任丈夫，亲爱的伯爵大人。而现在的我，请称呼我为“什鲁斯伯里郡的伯爵夫人”吧！我认识的会攀附权贵的小女人不少，但能和我媲美的还真没有呢！能有今日的地位都因为我懂得怎么发挥自己的优势、获取最大的利益。我做事向来全凭自己——白手起家、自我打磨，然后再卖个好价钱——我以此为傲。

这一点毫不夸张，在英格兰，还没有女人比得过我。就连我们的女王陛下，也只是靠着母亲的计谋，和父亲子息克乏才得以上位，根本不是因为她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假如你把都铎王室的人当家畜喂养起来，第二个冬天就只能把他给宰掉了，他们都是可怜又软弱的畜生。而想要当都铎的王后，就得费尽心思地策划婚礼、争宠上位和产下子嗣，否则，这个王朝就注定要被毁灭了。

如果女王没能为我们产下一名健美的、拥护新教的男性继承人，那么就意味着她抛弃了我们，把我们卷入了另一场灾难。因为她目前的继承人是今年

轻、虚荣、罪恶且狂热于天主教的女人。祈求上帝宽恕她的罪孽，拯救我们幸免于难吧。也许你时常会听到一两件苏格兰玛丽女王的事迹，但即使你已经听过上百遍，即使这些故事是出自她的狂热崇拜者的口中，你也不会听到一个只考虑自己的福祉，为自己着想，就连嫁人也会考虑如何得到最大好处的女人的故事。但既然女人只不过是一件财产，那么她为自己考虑前程、价码和未来的归属也就无可厚非了。否则还能怎样？自暴自弃吗？

不幸的是，我和我的庄园将被迫接待这个愚蠢的女人，就算只是短期，但也得等到伊丽莎白女王陛下做出如何处置她的决定为止。但是，除了我家以外，王国里还真再找不到另一处庄园能满足、保全得了她；再者，英格兰这地儿，除了迷恋我的新婚丈夫，还真找不出哪个男人能抵抗得了这妖妇的勾引魅惑。

不过，除了我自己和我的好朋友——威廉·塞西尔大臣以外，还没有人知道这项安排。当这位衣衫褴褛的女王被造反的大臣们赶出苏格兰，心怀绝望地到达怀特海文时，塞西尔就派了一位信使送来一封短信，询问我是否愿意收留这位女王。我给他的回信中只有一个字：行！当然了，当然行了，塞西尔对我的信任让我倍感荣幸。随着荣幸而来的是巨大的挑战和风险，不过风险越大，利益也就越多！这个新兴到来的伊丽莎白时代是为那些眼光独到、珍惜机会的人开放的。我已经能够预见自己将收获的荣誉和财富，只要我们能将这位皇亲国戚款待妥当，加以笼络。塞西尔完全可以相信我的能力。我会保护她，和她交朋友，为她准备舒适的睡房和精致的食物，会怀着一颗恭顺的赤诚之心来服侍她，还会像保护雏鸟一样，细心呵护她的安全，直到他做出决定为止。那时，我将完整地将她交给他的刽子手。

1568 年秋

乔治 于汉普顿宫

我不是任何人的代理人，也不是任何人的传声筒，更不是任何人的哈巴狗。我既不是塞西尔的间谍，也不是他的刽子手。向上帝起誓，我真希望此刻没有在伦敦，没有接下这倒霉的差事，而是留在查茨沃斯庄园，和我亲爱的、纯真的妻子贝丝一起待在家中，享受安静单纯的田园风光，远离阴谋和王室的危险。虽然我不快乐，也不喜欢我的工作，但我会恪守职责，绝不怠慢——上帝知道，我一直都是尽忠职守的人。

“你被传唤来此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策划执行苏格兰玛丽女王的死刑，”托马斯·霍华德在汉普顿宫的走廊上追上我，耳语道。宫殿的仆人们早已将窗帘放下以备清洁，夜幕初临，走廊上黑暗、阴凉。两边墙上悬挂的画像，像受到惊吓而脸色苍白的听众，竖着耳朵向前倾身聆听。霍华德拉住我的手臂，警告我可能遇到的危险，让我有种已经身临其境的恐惧。

“我们必须给她安上罪名。别无他法了，别骗自己了。早在她出生时，塞西尔就断定苏格兰女王是英格兰的一个威胁。她可能以为离开苏格兰，到这里避难就安全了，但却让自己陷入另一个危险。塞西尔已经下令她必须死。这是他第三次试图治她的罪了。这次的执行者会是我们。不管我们愿不愿意。”

我低头看着霍华德，他是个矮个子男人，穿着体面、整洁，留有精心修剪过的胡须，还有一双明亮黝黑的眼睛。今天他在女王的大臣面前几乎暴跳如雷。虽然我们都对塞西尔充满怨恨，包括所有老臣，但是霍华德是最气愤最激动的一个。因为他是女王的表弟，霍华德家族的大家长，诺福克公爵。他原本打算

成为她的主席顾问——但是她却一直总是对塞西尔宠信有加。

“女王已经亲自任命我调查她的表侄女苏格兰女王。我可不是刽子手。”我矜持地说道。一个人从我身边经过，脚步略有放慢，似乎有意偷听我们的谈话。

霍华德甩着他的大黑脑袋，对我的天真嗤之以鼻：“伊丽莎白可能只是想取缔苏格兰女王的名号。但是威廉·塞西尔也不是什么善茬。他想让苏格兰像英格兰一样只拥护新教，至于天主教的女王，要么进监狱，要么躺棺材。不管哪种结果都一样合他的意。他才不会宣布她无罪，然后让她重回苏格兰即位。”

面对霍华德愤怒的控诉，我一点反驳的余地也没有，因为他说的都是事实。但是，他讲得太大声也太招摇！要是有人躲在这厚织棉挂毯的背后偷听该怎么办！而且刚才从我们身边路过的那个人肯定是听到了一部分谈话内容。要知道如果被别人告密的话我俩的命就不保了！

“闭嘴。”我把他拽到长椅上，自己也挨着他坐下以便小声交谈，虽然这样子旁人听不到谈话的内容了，但是我俩还是像极了密谋中的阴谋家，鬼鬼祟祟。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反正这段时间整个汉普顿宫就像个阴谋家和间谍的巢穴。“我们能怎么办？”我轻声问道，“塞西尔就是想借这次调查来击垮苏格兰女王，我们有能力保证她不受污蔑，公平受审吗？”

“我们必须救她，”霍华德义正词严地说，“我们必须证明她和她丈夫的死无关，而且我们还得帮她重回苏格兰，坐回女王的位子。我们得保证她伊丽莎白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她必须得是下任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当……”他生生把后面的话憋了回去。就算他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表弟，也不敢把“死”字用在她的身上。“真到了那个时候，也只有玛丽·斯图亚特，王位的合法继承人，能确保你我爵位的安全。我们有权利决定谁是下任继承人。为她争夺继承权就是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

他看出了我眼里的犹豫。又有两个人从旁边经过，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我一阵心慌，起身准备离去。

“跟我来，”霍华德说道，“听着，这件事意义非凡，我们的命运是和她绑在

一起的。你想,如果这次我们让塞西尔如愿以偿,将她送进监狱,或者捏造她谋杀的证据然后起诉她,接下来呢?他还会干些什么?”

我停下脚步,转身等着他继续。

“如果他认为我是王国的下一个威胁怎么办?那时怎么办?在我之后,他又认为是你怎么办?”

我想笑。“这不太可能,不管是你还是我。我们可是英格兰最有影响力的人。我是英格兰特伦特河以北最大的庄园主,而你,公爵大人,可是伊丽莎白女王陛下的亲表弟。”

“是。但这也是我们处于危险境地的原因,我们是他最大的障碍呀。他会将所有的敌人都铲除掉的,今天是苏格兰女王,明天就会是我,或者任何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帕西、德克、苏塞克斯、阿伦德尔、德利尔,然后会是你,我的北部的庄园主!必须阻止他!”霍华德用他低沉的略带抱怨的口气在我耳边说道,“你能阻止他的,不是吗?”

“不可能,”我谨慎地说,“女王陛下有权选择她的顾问,而且她对塞西尔的信任无人能及。他可是从她还是公主的时候就一直跟在她身边了。我们能给他安什么罪名?”

“偷盗西班牙的黄金!擄掳他们与我们宣战!和法国结仇!因为自己的怀疑他将半个英格兰都视为叛国者,监视任何怀念旧制的人!看看现在的汉普顿宫!你从前有这么害怕待在这里吗?宫里全是间谍,满是阴谋诡计!”

我点头承认。这确实一点不假。塞西尔对天主教的反对和对异邦人的仇恨将整个英格兰都笼罩在阴霾之中。

“还有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霍华德愤怒地说,“因为坏天气进入我们港口避难的那艘船被塞西尔下令彻查并且非法扣留!他让我们的国家变成了海盗,让我们在海上的贸易失去了安全!”

我再一次无法反驳。那艘西班牙的货船因为海上风暴被迫驶入普利茅斯港口,请求我们庇护,但是塞西尔——一个穷人的儿子,对船上的金子心生歹念,强行将它们占为己有。如果我们不将金子如数归还,西班牙皇室威胁将对

我们下禁海令，禁止我们的海上贸易，甚至不惜和我们开战。我们完全处于被动，全是因为塞西尔的错。但是谁也拿他没辙，他可是有英格兰女王当靠山！

霍华德努力控制着他的愤怒。“愿上帝保佑我的想法是错的，你不会有天来说我的担心是正确的，我们应该为自己而战。但是那时已经太晚了，我们中的一人已经被人陷害送上法庭了。愿上帝保佑塞西尔不会将我们一网打尽，我们也不会因为太过信任他而失去防范。”他停了停继续道，“在他的暴政下，我们只会忙于对付假想敌，而疏于对他和对政府的戒备。我们太过担心外敌，而忽视了保护我们的朋友。不管怎么样，你有你的意见，我也保持我的观点。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说塞西尔的不是。你会对这事保密吧？一个字也不要泄露？”

霍华德脸上流露的神情彻底说服了我。如果女王的亲表弟，英格兰唯一的公爵大人，对一个只勉强称得上是皇室的仆人的人心存恐惧，极力反对，那么也就证明这个仆人已经越权，不知天高地厚了。我们全都将在塞西尔的权力阴影下苟延残喘，惧怕他的监视、他的情报网和他的无形的势力。

“这件事决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我轻声说，向四周望了望确保没人偷听。如果有人看到我们此刻的行为一定会大感吃惊，试想一个英格兰的伯爵大人，还有霍华德，英格兰唯一的公爵，居然害怕被人听墙角！但事实确实如此。这就是这十年来，在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格兰：一个让人害怕自己影子的时代。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亲爱的英格兰仿佛渐渐地被阴云笼罩。

1568 年冬

玛丽 于博尔顿城堡

我拒绝，拒绝任何不属于自己的礼袍。那些漂亮的礼服啊，点缀着昂贵的皮毛、精致的蕾丝衣领、雍容的天鹅绒和镶着金边衬裙的礼服啊，全都被洒上香粉、装进棉布袋，搁置在荷里路德宫中的衣帽间内了。我穿着盔甲，和博斯维尔一同骑着马出战，打算给叛臣们好好上一课，狠狠教训他们一顿，但是结果发现在他们眼中我既不够格当一名教师，也不够格作女王，因为他们不仅打败了我，将我抓捕了起来，还以罪犯的名头将博斯维尔也缉拿归案。我被囚禁在拉克利文城堡之中，多亏我的聪明才智及时逃了出来，不然早就死在城堡里了！现在，在英格兰，他们居然以为我落魄到只配穿她的二手货？！他们是有多自以为是，我是得多卑下才会感恩戴德地接受伊丽莎白穿过的旧礼服！

如果他们敢像对待普通女人那样对待我，那他们简直就是神志不清了。我可不是普通的女人！我是半个神子，独一无二，拥有天使之下贵族之上的地位。在天堂，有上帝、圣母、圣子，然后在他们三者之下有不同等级的天使们，像臣子一样。在俗世，也像在天堂一样，有国王、王后以及王子们，接下来便是等级不同的贵族、绅士、各种手工艺人和平民。地位最卑贱的，仅仅比禽兽高一级的，是可怜的女人们：那些没有家庭、丈夫或者财产的女人。

而我呢？显然，我是两个极端的综合体：作为这世间第二高等级的存在，却同时也是最低等级的：一个没有家庭、丈夫和财产的女人。我是拥有三个女王头衔的人：因为我的父亲——詹姆斯五世是苏格兰的国王，自出生起我就是苏格兰的女王；我曾与法国的皇太子联姻，和他一起加冕成为过法国的国王与王

后；而现在，作为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亲侄孙女，我是唯一真正的、合法的英格兰王位继承人，虽然他的私生女伊丽莎白篡夺了我的位置。

但是，瞧啊！同时我又是世间最卑下的：一个没有丈夫给予姓氏与保护的可怜女人，因为我的法国国王丈夫在加冕仪式过后一年便去世了，苏格兰的叛臣们又将我驱逐出境，而我英格兰继承人的合法地位被那无耻的红头发的丫头霸占了！我，本应是欧洲最高贵的女人，现在却沦落到不靠她的庇护就会遭到苏格兰反贼们的毒手，不靠她的施舍就会连现在在英格兰的住所都失去。

我只有 26 岁，却如同已经度过了三次轮回，活过了三次！我本该是世间最高贵的，现在却变成了最卑下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仍然是女王，三顶王冠！出生为苏格兰女王，加冕为法国王后，英格兰女王的合法继承人。注定了我这辈子只能穿名贵的貂皮礼服^①。

我下令女侍玛丽·西顿和艾格尼丝·利文斯敦告诉博尔顿城堡的男女主人必须尽快马上将我所有的礼服、喜爱的物品和私人家具从苏格兰运送过来，因为我只会穿自己的漂亮衣服。我还告诉她们没有女王衣柜里的衣服，我宁愿破衣烂衫。如果不能穿上合乎女王身份的服饰，我宁可蹲坐在地板上，也不会安坐在王座上。

他们如此慌忙地服从我的命令让我有小小胜利的愉悦。从爱丁堡驶来的大货车载满了我的礼服、梳妆台、亚麻衣服、银饰和家具，但是我担心珠宝有所遗失。其中最为珍贵的一些，包括那串罕见的黑珍珠，已经从我的珠宝箱中丢失了。它们是用欧洲最好的珍珠做成的项链，三串并连成一串样式，所有人都知道那是我的专属。谁会如此不道德，趁机从我的损失中获利？谁会厚颜无耻到戴着从女王珠宝箱中抢劫来的珍珠项链四处招摇？谁会犯下如此卑贱的罪，在我为生死挣扎之际偷走了它？

我那同父异母的兄弟肯定闯进我的宝库偷走了它们。我那假兄弟，曾发誓效忠，却仍背叛了；我的丈夫博斯维尔，曾发誓会赢得胜利，却还是被打败了。

①在 16 世纪的英国只有王室才能穿貂皮做的服饰，以显高贵的身份。

我的儿子詹姆斯，我最宝贵的儿子，我的宝贝，唯一的继承人，我曾发誓保护他，现在却在敌人的手中。我们都是违背誓言的人，都是背叛者，也都被人所背叛。而现在的我——只差一步就能迈入自由——在某种意义上又再次被人陷害了。

我原以为表姑伊丽莎白在得知我遭遇苏格兰人民反叛时就会立马明白她在英格兰也会连带陷入危机之中。有什么不同吗？完全没有啊！我们虽在不同国家，但却同样统治着因为宗教原因而分裂、讲着相同的语言、渴望国王却只能让女王继位的不断制造麻烦的人民。我还以为她能够醒悟，明白女王们必须联合一气，如果我被人民拉下王位，有什么理由能够阻止他们对她施虐？但是她真是迟钝，上帝啊！她真是太迟钝了！她迟钝得像个蠢人，而我无法忍受这种愚蠢。当我要求得到通往法国的安全通行证的时候——因为在法国的家人会帮助我立刻恢复苏格兰的王位——她却还在浪费时间犹豫着下令进行调查，让人找来律师、顾问、法官，然后在威斯敏斯特宫召集他们。

天知道要审判什么？要调查什么？要知道些什么？全是无稽之谈！他们说我的前夫，愚蠢的达恩利，杀害了大卫·瑞齐奥，我发誓复仇，然后说服了情人博斯维尔伯爵用火药将他从床上炸了起来，然后趁他裸身穿过花园时勒死了他。

真是疯子！说得好像我真会允许王族成员遭受不白之冤似的，还是以我复仇的名义。我的丈夫也应该和我一样不容侵犯。王室成员如上帝般神圣。任何有点智慧的人都不会筹划如此荒谬的阴谋。明知用一只枕头就能轻松而且安静地使一个醉汉窒息而死，只有白痴才会为了杀死一个人而烧掉整座房子。难道博斯维尔这个苏格兰最聪明、乖张的人，明知在黑夜中用一把匕首就能置人于死地，却还是要派出半打人带着枪去杀人？

最后，而且最糟糕的是，他们说嘉奖了这次失败的暗杀行动，怀着因为通奸而得到的孩子，和暗杀者——博斯维尔伯爵一起私奔，为了爱和他结婚，并以完全不道德的名义向我自己的人民宣战。

我是无辜的，也没有杀过人。这就是事实真相，那些不相信我的人都是妒忌我的财富、美貌，或是因宗教因素记恨陷害我，又或者仅仅是因为我天生高贵

的身份而嫉恨于心。那些控告全是肮脏的诽谤，恶意的中伤！但要去字字句句重复它们却是愚蠢之极，就像伊丽莎白的调查所做的那样。会相信官方调查结果的人才是真正的白痴吧。如果你胆敢说出伊丽莎白和罗伯特·达德利之间有奸情，或者指出其他和她有染的半打多的男人——从她丑闻漫天的那些年开始，从她的继父托马斯·西摩尔开始，从她还是个女孩的时候开始——那么你就会被拖到地方执法官那儿，铁匠会将你的舌头给撕个烂！不过这样做是正确的。任何人都不能染指女王的声誉。女王必须在表面上是完美无瑕的。

但是如果你说我不贞洁的——一个和她同等地位，和她一样受过膏油，却拥有她所缺少的父母双边的高贵血统的女王——那么你便可以在威斯敏斯特宫前，在前来听审的人们面前，重复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将它们称为证据。

为什么她会这么愚蠢，竟鼓励那些人对一个女王闲言闲语？难道她不明白他们对我的诽谤不仅有损我的声誉还会危及我的地位，而且也会对她造成同样的危害？任何对我的不敬都会使她的光环暗淡。我们应该维护彼此的地位声望。

我是女王，女王有女王的法则。我也曾像普通女人一样忍受一些可怕的事，但绝不会开口承认它们发生过。是的，我被绑架过，被囚禁过，被强暴过——但是我绝不，绝不会有所抱怨。作为女王，我必须是不容侵犯的，我的身体一定是圣洁的，我的仪表一定是庄严的。难道我应该抱怨所受的伤而失去那些强大的魔力吗？难道我应该为了换得同情而失去我的王者威严吗？我是情愿发号施令，还是只渴望能够发发牢骚？我应当做统治者，还是该和其他受伤的妇女一起坐在火炉边黯然哭泣？

当然，问题的答案清晰无比。当然，无人能同情我。他们可以爱我、恨我，甚至敬畏我。但是，我不会让任何人同情我。当然，当他们询问我，博斯维尔虐待过我吗？我什么都不会说，一个字也不会走漏。女王不会抱怨自己被虐待，我不会害自己遗失了圣洁。就算被虐待，我也会拒绝承认。不论是坐在王座之上，还是穿着粗衣粗布，我仍然是女王。我不是一辈子穿着土布却心怀奢望能够拥有穿戴天鹅绒服饰资格的平民。我凌驾于所有普通男人与女人之上。我

奉天行事，受命于上帝。他们怎么会如此愚钝没有发现呢？我可以是世上最差劲的女人，但我仍然是女王。我能够和一打意大利大臣或者一个军团那么多个“博斯维尔”嬉笑喧闹，给他们每人写情诗，但我仍是女王。他们可以强迫我签上一打的退位书，可以将我永远囚禁在监狱，但是我仍然是女王，任何坐在王座上的人，都只是篡位者。我是女王，至死都是女王。这不是一个官位，不是一种职务，而是血统的延续。只要血液在血管里流着，我就是女王。我明白，每个人都明白，连心怀不敬的那些笨蛋们也都明白。

如果他们想要排除我这个威胁，只有一种方法，但他们绝对没有这个胆量。如果他们想要彻底排除我，就会犯下不容于天堂的罪孽，就不得不公然反抗神的意志。如果他们想要排除我，他们就得砍下我的头。

动脑筋想想！

要阻止我成为法国国王的遗孀，苏格兰的女王，英格兰王位唯一真正继承人，只有我死这一个方法。如果他们反对我继承王位，就只能杀了我。我以我的王位，我的财产打赌，他们绝对没有这么做的胆量。对我下毒手，就像放逐一个天使，将耶和華二次钉死在十字架上一般罪孽深重。因为我不是普通的女人，我是神圣的女王，凌驾于所有俗人之上，只有天使才是我的上级。世俗人不能将这样的我处以极刑。我受过圣油的膏，是被上帝遴选出的。我不能被染指。他们可以敬畏我，他们可以恨我，他们甚至可以反对我。但是他们不能杀害我。感谢上帝，因为这样我至少是安全的。我会一直是安全的。

1568 年冬

贝丝 于查茨沃斯庄园

我的伯爵丈夫带来了威斯敏斯特宫里调查的最新消息(因为新婚的关系,我钟情于“伯爵丈夫”的叫法)。他几乎每天都会写信,告诉我工作上的烦心事儿,作为安慰,我会和他聊聊孩子们的表现,家里又做了什么样的馅饼,还有自家庄园新酿的苹果酒。他在信中说,已经有人秘密地将那些罪恶的证据呈现给他了,那些情书,已有家室的女王写给同样已婚的博斯维尔伯爵,唆使情人如何向可怜的、年纪尚轻的达恩利勋爵——女王的现任丈夫——下毒手,同时又倾诉着对情人如火如荼的欲望。荒淫满纸的情诗,许诺下激情的夜晚,还特别提及到法国式的欢愉招式。

我想那些法官们——我的丈夫,年轻的托马斯·霍华德,他的朋友苏赛克斯伯爵,还有拉尔夫·萨德勒老爵士,罗伯特·达德利,加上我的好友威廉·塞西尔,尼古拉斯·培根,托马斯·珀西,亨利·黑斯廷斯,和其他所有人——在阅读那些令人震惊的胡言乱语时,一定会觉得荒唐之极,令人难以置信,大有暗地里发笑的可能。谁会相信一个将酒窖里装满火药以便制造爆炸来谋杀自己丈夫的女人会每天晚上陪在丈夫的病床前,给她的情人兼同谋写情书?!

但是,法官们都是男人,诚实、睿智、德高望重的男人们。他们不会去问:在那种情境下,一个女人会怎么做?他们还不习惯从女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不明白女人的本性是什么。他们只对眼前出现的证据感兴趣。但是连我都看得出——眼前这些证据大部分都是杜撰出来的!为了诋毁她的声誉,某人可说是下了血本!偷取信件,模仿笔迹,先用法语书写,再译成苏格兰语和英语,然后